

扬州史话

主编 袁秋年 卢桂平

YANGZHOU
FAZHAN
SHIHUA

扬州发展史话

朱福炷
著



广陵书社



扬州史话

主编 袁秋年 卢桂平

扬州发展史话

朱福炷 著

 广陵书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扬州发展史话 / 朱福炷著. — 扬州 : 广陵书社,
2013.12

(扬州史话 / 袁秋年, 卢桂平主编)

ISBN 978-7-5554-0050-9

I. ①扬… II. ①朱… III. ①城市史—扬州市 IV.
①K295.3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297032号

书 名	扬州发展史话
著 者	朱福炷
责任编辑	王志娟
出版发行	广陵书社
	扬州市维扬路349号 邮编 225009
	http://www.yzglpub.com E-mail: yzglss@163.com
印 刷	江苏凤凰扬州鑫华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30毫米×1030毫米 1/16
印 张	18
字 数	250千字
版 次	2014年3月第1版第1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554-0050-9
定 价	50.00元

城市的情感和记忆

——《扬州史话》丛书总序

城市是有情感和记忆的。

特别是扬州这座历史文化名城，只要一提及“扬州”二字，无论是朝夕相守的市民，还是远离家乡的游子，或是来来往往的商旅，几乎都会流露出由衷的感叹和无尽的思念，即如朱自清先生在《我是扬州人》中所说：“我家跟扬州的关系，大概够得上古人说的‘生于斯，死于斯，歌哭于斯’了。”朱先生的寥寥几笔，看似平淡，满腔的情感却在字里行间奔涌，攫人心田。可见，扬州这座城市之所以素享盛名，不仅仅在于她的历史有多么悠久，地域有多么富饶，也不仅仅在于她从前有过怎样的辉煌，现在有着怎样的荣耀，更在于人们对她有着一往情深的眷念，以及由这种眷念牵连出的耿心记忆。

情感和记忆，是这座城市另一种意义上的财富，同时也是这座城市另一种意义上的标识。

2014年，扬州将迎来建城2500周年的盛大庆典。其实，更严格地说，2500年是有文字记载的建城史，扬州人类活动的文明史远远不止于此。早在距今5500~7000年前，高邮龙虬庄新石器时期的先民就开始了制作陶器和选育稻种。仪征胥浦的甘草山、陈集的神墩和邗江七里甸的葫芦山也都发现3000~4000前的商周文化遗址。我们之所以把2014年定为扬州建城2500年，是因为《左传》中有明确的记载：周敬王三十四年（前486）：“吴城邗，沟通江淮。”这七个字明确地说明了吴国在邗地建造城池，也就是我们今人时常提及的古邗城，于是，公元前的486年，对扬州人来说，就成为一个永久的记忆。这句话还说明了另一件永远值得记忆的历史事件，就是这一年，京杭大运河最早的一段河道——邗沟在扬州开凿了。邗沟的开凿，不仅改变了扬州社会

发展的走向,也改变了古代中国的交通格局,这一点,也是人们的永久记忆。正是由于有了邗沟,有了后来的大运河,才使得扬州进入了社会发展的快速通道,成为中国古代交通的枢纽,成为世界文明发展史上一座十分重要的城市。

扬州这座城市,承载着太多的情感与记忆。于是,一批地方文史学者一直以扬州史料的搜集、整理、研究为己任,数十年坚持不懈。他们一直在探求扬州这座历史文化名城从远古走到了今天,在中国文化史上留下了哪些令人难忘的脚印?在中国发展史上有哪些为人称颂的作为?在当代社会生活中又有哪些发人深省的影响?我们今人应该怎样认识扬州文化在中国文化版图上的定位?怎样认识扬州文化的特色和本质?以及扬州文化对扬州城、扬州人的影响又该怎样评说?等等,这些都是极富学术含量的科研课题,也是民众极感兴趣的文史话题。日积月累,他们的工作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果,大量的文稿发表在各类报刊杂志上。这些成果如同颗颗珍珠,十分珍贵,却又零散,亟需编串成光彩夺目的项链。适逢 2500 年的建城庆典即将来临,把这些成果编撰成丛书,让世人更全面、更系统地了解扬州的历史与文化,无疑是建城庆典的最好献礼。

由此,《扬州史话》丛书便应运而生了。这套丛书的跨度长达 2500 年,内容涵盖了沿革、学术、艺术、科技、宗教、交通、盐业、戏曲、园林、饮食等诸多方面,应该说,扬州文史的主要方面都有涉及,是一部相对完整地讲述扬州 2500 年的历史文化丛书。这套丛书 2009 年开始组稿,逾三年而粗成,各位作者都付出了辛勤的劳动。编撰过程中,为了做到资料翔实,论述精当,图文并茂,每一位作者都查阅了大量的文献资料,吸纳了前人和今人众多的研究成果,因而,每一本书的著述虽说是作者个人为之,却是融汇了历代民众的集体记忆和群体情感,也可以说是扬州的集体记忆和群体情感完成了这部丛书的写作。作者的功劳,是将这种集体记忆和群体情感用文字的形式固定下来,将易于消逝的记忆和情感,化作永恒的记述。

《扬州史话》丛书是市委市政府向扬州建城 2500 周年的献礼之作,扬州的几任领导对丛书的编纂出版都十分重视,时任扬州市委副书记的洪锦华同

志亲自主持策划并具体指导了编纂工作。这套丛书,也可以看作是扬州的索引和注释,阅读它,就如同阅读扬州这座城市。扬州城的大街小巷、湖光山色,扬州人的衣食住行、喜怒哀乐,历史上的人文遗迹、市井掌故,当代人的奋斗历程、丰功伟绩,都可以在这套丛书里找到脉络和评说。丛书将历史的碎片整理成时空衍变的轨迹,将人文的印迹组合成城市发展的画卷,在沧桑演化中,存储正在消亡或即将消亡的历史踪影,于今昔变迁时,集聚已经形成和正在形成的文化符号。

岁月可以流逝,历史不会走远。城市的记忆和情感都融汇到这套丛书里,它使得扬州人更加热爱扬州,外地人更加了解扬州,从而存史资政,熔古铸今,凝心聚力,共创未来。未来的扬州,一定是江泽民同志题词所期望的——“古代文化与现代文明交相辉映的名城”。

是为序。

袁秋年

2012年12月

目 录

引言 这扬州不是那扬州	1
第一章 先秦溯源	7
1. 邗国	8
2. 邗城	12
3. 邗沟	14
第二章 秦汉风云	17
1. 留名《史记》的广陵人	18
2. 广陵涛声	20
3. 江都公主刘细君	30
4. 张纲与张婴	32
第三章 六朝流韵	35
1. 天限南北一江分	36
2. 侨郡和重镇	42
3. 伤今吊古忆繁华	47
第四章 隋唐鼎盛	51
1. 隋炀帝的江都梦	52
2. 霞映两重城	62
3. 广陵大镇,富甲天下	67
4. 争夺与割据	75
5. 烟花三月下扬州	83
6. “香料之路”的来客	93
7. “过海大师”鉴真	98
8. 崔致远在扬州	105
第五章 两宋波澜	11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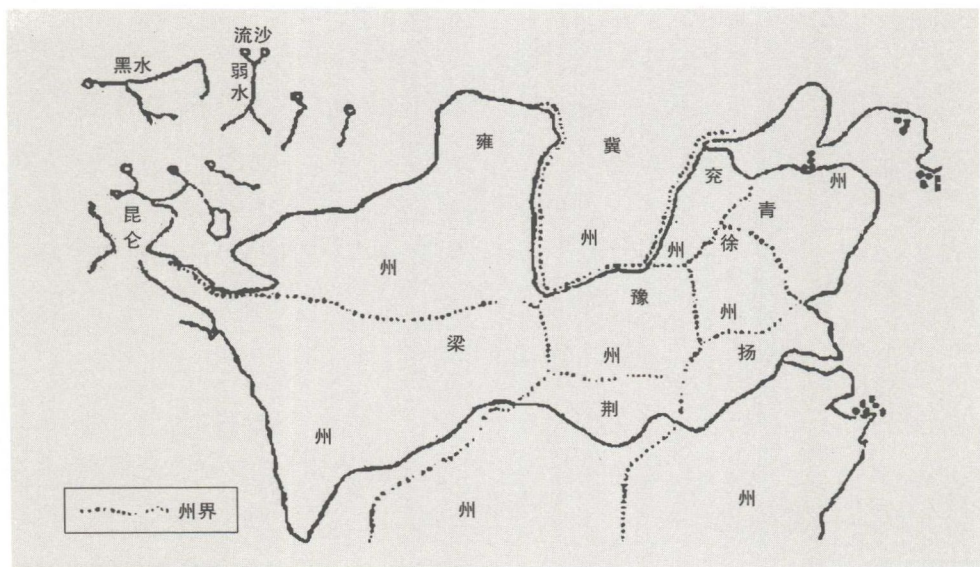
1. 淮左名都 烽火扬州	112
2. 李庭芝、姜才与文天祥	124
3. 普哈丁墓园	127
4. 扬州的“一赐乐业”人	130
5. 无边心事入诗篇	132
第六章 元明异彩	153
1. 民族压迫和群雄并起	154
2. 马可·波罗与扬州	158
3. 维扬新筑两城墙	164
4. 梅花岭上仰千秋	168
5. 郑成功屯兵瓜洲渡	172
6. 扬子江头月满船	174
第七章 康乾盛世	179
1. 再度辉煌	180
2. 绿杨城郭名士多	194
3. 清代扬州学派	208
4. 清代扬州画派	213
5. 清代扬州戏曲	216
6. 清代扬州雕版印刷	219
第八章 近代变迁	225
1. 太平军在扬州	226
2. 光复与民国	234
3. 沦陷与抗战	246
4. 近代扬州文化一瞥	253
第九章 交相辉映	263
附录一 扬州历代沿革表	269
附录二 扬州历代人口表	275
主要参考书目	277
后 记	280

引言 这扬州不是那扬州

《尚书·禹贡》有“淮海惟扬州”的扬州，六朝时有“腰缠十万贯，骑鹤上扬州”的扬州，隋炀帝有“我梦扬州好”的扬州。不同的扬州，各有所指。我们今天的扬州起源于何时，是应该弄清的问题。

扬州是历史文化名城。“扬州”是一个古老的名字。它们是一回事,又不是一回事。了解扬州,先要弄清这两者的关系。

最早出现“扬州”这一名称的是《尚书·禹贡》,这是中国最早的一部地理著作。究竟作于何时,尚有争论,顾颉刚主张作于战国时期“较秦始皇统一的时代约早六十年”。这一说法,把《禹贡》的成书拉得太近了。近来有学者认为在孔子时期,或竟是孔子所作,这也不能作准,现在且不去管它。《禹贡》说禹在治水的同时,顺着他的足迹所到之处,根据土地的肥瘠,出产的不同,作了种种标志,分天下为九州。其次序为冀州、兖州、青州、徐州、扬州、荊州、豫州、梁州、雍州。“扬州”为九州之一,说是“淮海惟扬州”。应该说这是根据有限的地理知识,而推想出来的。同样提到“九州”的,还有《尔雅·释地》,多出了幽州、营州,而无青州、梁州;《周礼·职方》多出了幽州、并州,而无徐



九州方位图

州、梁州。不论九州名称如何不同，扬州一直都是九州之一。不过《禹贡》中的“淮海惟扬州”，《释地》中的“江南曰扬州”，《职方》中的“东南曰扬州”，是一个十分广大的区域，把现在的江苏、安徽、江西、浙江、福建乃至广东的一部分都包容在内了。据唐代杜佑《通典》中所说，在这个古扬州的范围里，包括了唐代所设置的三十九个郡，一百九十六个县。作为后来具体的扬州，毫无疑问地包含在这个无比广大的扬州之内，但两者不能算是一回事。

人们在提到扬州的时候，往往会想到“腰缠十万贯，骑鹤上扬州”的句子。这话出于梁代殷芸的《小说》。这部篇幅不大的书早就散佚了，由于它“具有史的规模，为后世一般野史笔记的滥觞”，所以后人对它很重视，鲁迅、余嘉锡等都曾加以辑录，而以周楞伽的辑本较为完善。周辑本的这段记述如下：

有客相从，各言所志：或愿为扬州刺史，或愿多货财，或愿骑鹤上升。

其一人曰：“腰缠十万贯，骑鹤上扬州。”欲兼三者。

“扬州刺史”，容下面再谈；“多货财”，就是要多有财富；“骑鹤上升”，就是要成仙；“欲兼三者”，就是诸多好处都要。“因其所记系扬州事”，所以把此则系于《吴蜀人》卷，是吴蜀人的故事。这是为什么呢？还是要从汉以后扬州建置的沿革谈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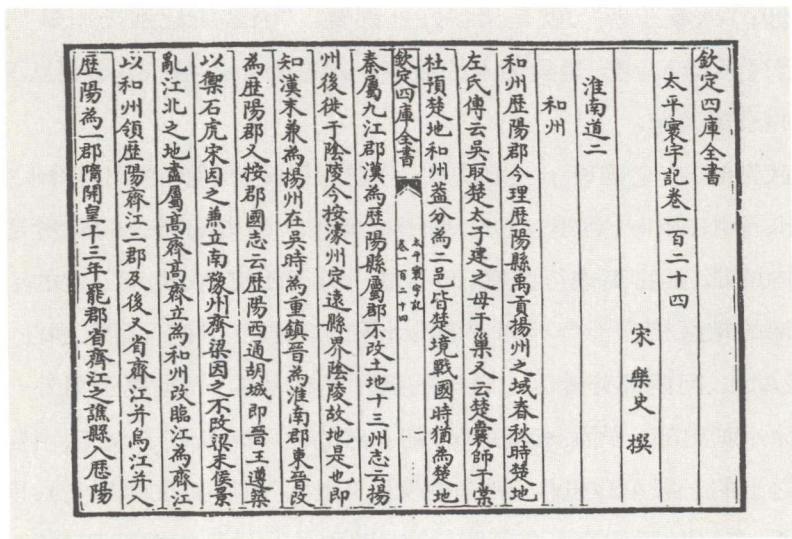
汉武帝时，在全国设十三刺史部，分别为扬州、交趾、并州、青州、兖州、荊州、幽州、徐州、朔方、益州、凉州、豫州和冀州。刺史部原先的职责是对所辖范围内的郡、县官吏进行监察，而不是一级行政机构，也无一定的治所。扬州刺史部的辖区相当于今天的安徽淮水和江苏长江以南，江西、浙江、福建三省，以及湖北、河南部分地区。今天的扬州不在其内，而是属于另外一个刺史部——徐州刺史部。西汉末至东汉，刺史部的性质渐渐有了改变，由监察机构变为郡之上的一级军政机构，刺史也改称“州牧”（后又改称刺史），也有了固定的治所，东汉时扬州治所在历阳（今安徽和县），后又相继迁至寿春（今安徽寿县）和合肥（今安徽合肥市西北）。东汉末年的军阀割据中，无能的袁术，在

河北长垣西南的匡亭被曹操打得惨败后,就是逃到寿春,赶走他自己任命的扬州刺史陈瑞,而自封为“徐州伯”的。

三国时期,魏、吴各置扬州。魏的治所仍在寿春,辖地为淮南、庐江二郡,大约相当于今天安徽的南部;吴的治所在建业(今江苏南京),辖有丹阳、会稽、建安、庐陵等十四郡,大致相当于今天江苏、安徽的南部,浙江、江西、福建的大部以及湖北的部分地区。

吴的扬州刺史的治所与都城建业同在一地,经济、文化都很兴盛,辖区也很广大,所以扬州刺史是十分重要而显赫的职务。殷芸《小说》中的“愿为扬州刺史”,正是就这种情况而言的。现在把这则故事系于《吴蜀人》卷,也是从这个背景考虑的。所谓“骑鹤上扬州”上的就是这个扬州,具体说就是建业。后来有人把“骑鹤上扬州”套到今天的扬州头上来,其实并非本来的意思,南京人更有权利这样说。

西晋灭吴后,两处扬州合并,治所仍在建邺(建业之改名,后又改建康),辖地略当于今天的浙江及江苏、安徽南部一带。东晋南渡,建业又成为都城,《太平寰宇记》卷一百二十三说:“扬州,元帝渡江历江左,扬州常理建邺。”又



《太平寰宇记》书影

恢复了都城与扬州治所同在一地的情况。整个南北朝时期,这个局面都没有改变。东晋和南北朝,今天的扬州属南兖州。

可见,上面所述的扬州都不是今天的扬州,也都没有管辖过今天的扬州。发生在那个时代的扬州的人和事,与今天的扬州并无关系。误解却是常有的,往往出自地方志乘乃至专家的著作。最显著的例子是东晋时梵僧佛驮跋陀罗在扬州译《华严经》的事,言之凿凿,还产生了许多不见经传的传说,但这全是误传。

佛驮跋陀罗为北天竺迦毘罗卫国(今尼泊尔境内)人,十七岁出家,博通经典,精于禅定和戒律。晋义熙四年(408)到长安拜见鸠摩罗什,因学风不合,于义熙七年(411)去庐山,与高僧慧远切磋甚洽,后往荆州,受到了当时在该地的刘裕(即后来的南朝刘宋武帝)的尊敬。义熙九年(413)春,随刘裕到了长江下游的“扬都”。这个“扬都”是哪里,不必烦琐征引,只举赵朴初主持编写的《中国佛教》中,著名佛教学者吕澂执笔的“佛驮跋陀罗”条说:他(指佛驮跋陀罗)随刘裕去扬都(今南京),住道场寺(在南京中华门外,一称“斗场寺”,寺为司空谢石所建,后人又称“谢司空寺”)。他仪表朴实有涵养,深受当地僧众钦佩。

由此可知,佛驮跋陀罗译经之地的扬府,是东晋的都城和扬州刺史部所在的南京(当时称建康),不是我们所说的今天的扬州(当时称广陵)。这就是说,佛驮跋陀罗没有到过我们这个扬州,更谈不上在这里译经和谢安舍宅建寺的事。后来传说谢安在扬州舍宅为寺,其遗址即今扬州的天宁寺云云,其实并没有这回事。

庾信的《哀江南赋》中有:“淮海维扬,三千余里”的句子,梁代诗人何逊有《扬州法曹梅花盛开》的名诗,这里的“扬州”,究属何指?有人以为指今扬州。其实同样是误解。“淮海维扬”,指的是《禹贡》中“淮、海维扬州”的维扬,所以才有“三千余里”;何诗约作于梁天监六年(507),供职于扬州刺史萧伟幕中时,这个“扬州法曹”是在建康,与今天我们理解的扬州无涉。其他如六朝乐府民歌中的“江陵去扬州”“闻欢下扬州”“还依扬州去”

等等,指的也都是建康(今南京)。

至于我们今天的扬州之所以成为公认的扬州,有一个长期的历史沿革过程,这个扬州春秋时称邗,战国时称广陵,西汉为吴国、江都国、广陵国,东汉至两晋为广陵郡,刘宋改南兖州,北齐改东广州,北周改吴州。隋文帝开皇九年(589)改吴州为扬州,置扬州总管府,今扬州始有“扬州”之名。隋炀帝大业初年复改扬州为江都郡。唐高祖武德三年(620)又改为兖州,七年(624)又改为邗州,九年(626)才改为扬州,置大都督府,一般而言,今扬州自此享有扬州的专名。但唐玄宗天宝元年(742),一度又改扬州为广陵郡。诗人高适在唐肃宗至德元年(756)任的官职是“广陵(大都督府)长史,淮南节度兼采访使”,正是在扬州改为广陵郡的期间。直到肃宗乾元三年(760),方又改回为扬州,扬州之名才算定型。

第一章 先秦溯源

最早的扬州,是淮夷人在这里建立的“邗国”。春秋时,吴王夫差筑“邗城”,是有史可据的最早的扬州城。开“邗沟”,是沟通江、淮的第一条南北向人工运河。二千五百年的扬州史,从这里开始。

1. 邗国

在谈到扬州历史发展的时候,首先要谈到它的源头“三邗”——邗国、邗城和邗沟。这之前,先简单谈一谈远古的扬州。

具体地说,扬州及其辖境位于江苏省中部的江淮下游平原,地势平坦,土地肥沃,水源丰富,地貌以冲积平原为主,地势由西北向东南呈扇形倾斜。地理坐标为北纬 $31^{\circ} 56' - 33^{\circ} 25'$,东经 $119^{\circ} 05' - 120^{\circ} 35'$ 之间。扬州城区位于北纬 $34^{\circ} 24'$,东经 $119^{\circ} 25'$ 。气候温和,无霜期长,属北亚热带湿润气候区。但由于地处江淮下游,时有江淮并涨的洪涝威胁,辖区内地形的复杂,也易涝易旱。

扬州西北有蜀冈。蜀冈为长江北岸的阶地,土地平旷,北有溪河汇注的雷塘提供水源,适宜城市聚落的兴起。冈下为江水泛滥的河漫滩,地势低湿,不堪居住。至隋朝统一的一千多年间,长江泥沙不断往北岸堆积,边滩淤涨。主流南移,江岸达今三汊河、扬子桥、施桥一线,蜀冈下退出四十里宽的冲积平原。东晋南朝以来,陆续有少量的人在这里垦田和居住。隋炀帝重开邗沟,绕蜀冈下而南,然官衙仍置于蜀冈之上。唐初,扬州大都府衙等亦集中于蜀冈,皆未移下平地。隋代运河开通,而云集的工匠商贾,只能在近蜀冈下沿运河两岸的平地卜居择处。直到公元8世纪以后,即中晚唐时期,蜀冈下才成为人烟稠密的地方。这和扬州的交通、经济发展有关,但重要的一点还是蜀冈下冲积平原的最后形成和稳定。

考古学的发现说明,扬州地区早就有了人类活动的踪迹。青莲岗文化、大汶口文化、庙底沟文化都与扬州有或远或近的关系。1993年在扬州高邮发现的龙虬庄遗址,因发现于高邮一沟乡龙虬庄而得名,属青莲岗文化类型,而又有自身的显著特点。遗址总面积四万多平方米,文化层堆积厚二米,分属新石器早期和晚期。文化遗物主要为陶器、骨角器、石器和少数玉器,

其中尤以骨角器最为丰富多样,且磨制精良,有的还有钻孔、镂空及各种刻画装饰。陶器以夹蚌末灰陶为主,也有泥质红陶、灰陶和黑陶、彩陶,与同时期的淮北刘林、大墩子遗址以红陶为主的情形差别很大。葬俗以单人葬为主,也有双人葬和多人合葬的。在一片磨光泥质黑陶盆的口沿残片上,有一组类似文字的刻画符号。遗址中还发现较多的接近于现代粳稻的人工栽培稻炭化颗粒,这在江淮地区属首次发现。龙虬庄遗址的发现把扬州地区



刻文陶片

的先民文化上推至约六千年前。有关研究证实,继公元前四千多年的后岗一期文化之后,便是大汶口文化的刘林期(按,刘林在今江苏邳县),它的年代约与庙底沟文化前期相当。刘林期的先民们接受并融合了庙底沟文化的先进因素,促进了自己的生产力和社会关系的发展,并对江淮地区及长江下游、辽东半岛等地区的文明发展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但是有学者指出,北方和南方各地区,有许多其他的新石器文化系统,它们之间以及它们与仰韶、龙山文化等之间的关系,都非常复杂。龙虬庄应属于这种情况,是有待深入研究的问题。上述地区正是后来淮夷族和东夷族系的活动地区。这些都说明,至少在新石器时期,扬州就活跃着远古人类。在扬州胥浦甘草山、陈集神墩和邗江七里甸葫芦山发现的商周文化遗址,又为两三千年前扬州人类的活动提供了新的线索。

上面提到的淮夷,在商周时期已是一个较强大的古老民族。

淮夷,或称南淮夷,是周以后流行的名称,所以它不见于商代的卜辞,而常见于周代的金文和《尚书·禹贡》等典籍。《禹贡》说:“海、岱及淮惟徐州……